

王曉傳輯錄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戏曲史料

王曉
傳輯錄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字数 287 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 13 插页 4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600册

定价 (7) 1.40元

出版說明

本書搜集了元明清三個朝代被禁燬的戲曲小說資料，編印供古典文學研究者參考之用。

我國戲曲小說，到宋朝已有很大發展，作者大都是民間藝人和接近所謂「下層社會」的知識分子。他們深深不滿當時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用感情豐富的筆觸，傳達人民的呼聲，以進行反抗和鬥爭。到了元朝，蒙古族統治中國，對漢族極端歧視，這些作者，在原來反抗思想基礎上，又增加了民族鬥爭這一新的內容。當時統治階級既惱恨，又恐懼，就用殺頭充軍等嚴刑峻法，企圖禁止這些戲曲小說的產生和流傳。我國歷史上，元朝文化最爲低落，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到了明朝，民族矛盾雖然消失，而階級矛盾依然存在，戲曲小說作者對統治階級的反抗以及統治階級對戲曲小說作者的迫害仍不斷進行。到了清朝，滿族統治中國，政治情況，又和元朝大致相同。由於這三個朝代的高壓政策，被禁燬的戲曲小說數量是相當巨大的，使得人民珍貴的文化遺產，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元明清三朝禁燬的戲曲小說資料，前人也曾作過一些搜集工作，但只在於蒐奇獵異，並未認識到其中的政治意義。及至魯迅先生才明確指出，禁燬小說，乃是封建王朝對文化的迫害行爲。從此，研究者逐漸深入，從階級鬥爭這一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惟因資料分散，研究很多不便。本書係根據一些文獻資料，從官書一直到私人筆記編纂而成。雖收集的材料不夠完備，對原材料的分析批判也有不足之處，但也暴露了元明清三朝對戲曲小說的迫害情況。對古典文學研究者說來，應當還是一本有用的書。

前言

不平之鳴

小說戲曲，隨着兩宋及金源歷史階段的社會需要，逐漸發展和繁榮起來。到了元人帶着落後的氏族制度侵入中國，頑固地保留着這種制度末期的狹隘性和文化落後，這就是在他的統治政權上表現為特別殘酷的民族壓迫，在當時即把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爲四等，又把漢人、南人分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十等。並從太宗九年（一二三七）一直到仁宗皇慶三年即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停廢科舉（二），杜絕了漢族文人進身之階，也即是不讓廣大的漢族文人有參加政權的機會。廣大的漢族文人，處在這種民族歧視和階級壓迫的現實生活中，激起了他們的不平之鳴。明胡侍真珍珠船卷四元曲寫道：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

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魄宏壯、後雖有作、鮮與之

京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

展、如關漢卿入大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史、張小山首

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尙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明李開先爲張小山小令作序，也節取真珠船此文，並指出『以見元詞所由盛，元治所由衰』。明張燾千百年眼卷十一中華名士恥爲元虜用寫道：

勝國初，欲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籟餘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雜屠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緇流者；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峯復見心諸人，俱以瓊奇，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爲行童。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這些論證，都有助於我們對當時文人的生活面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呼吸，和廣大的勞動人民是同一鼻孔出氣的。這就給予了他們的藝術作品以一定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因素。小說戲曲，隨着元蒙統治時期的社會需要，而日益發展和繁榮起來，也隨着滿足了當時的社會需要，而開始遭受到統治階級的千方百計的禁毀。

元明清三代對小說戲曲的千方百計的禁毀，如本書所彙輯的史料，已經很好地說明了統治階級一方面禁止小說的流傳，是爲了防閑階級意識的深入人心，一方面禁止戲曲的演出，是爲了杜絕政治集

合的抓住機會，這裏打算還提供另外一些材料，作一鮮明的對比，以便從禁毀小說戲曲一節，比較全面地認清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

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既然元明清三代把小說戲曲提到禁毀的政策上來，是否統治階級自己也是『以身作則』，不看戲不看小說呢？事實說明，並不如此，它們幹的，正是一系列『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勾當。且看下面一些記載。

元楊維禎宮詞寫道：

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
明蘭雪主人朱有燉元宮詞寫道：

屍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
初調音律是關卿，伊尹扶湯雜劇呈；傳入禁垣官裏悅，一時咸聽唱新聲。

從『一朝傳到九重知』，到『傳入禁垣官裏悅』，『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這看出雜劇在當時民間流傳甚廣，及到被統治階級『知』『悅』以後，就立刻『宣諭』諸路，教有官身的樂妓，都唱此詞。這一方面意味着把民間某些戲曲，有選擇地列入『承應』，專供『御用』，並不是普

遍提倡的意思；另一方面，就是這些來自民間的雜劇，由於受了時代的限制，也夾雜一些封建落後的因素，爲統治階級張目，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的推行，於是就「諸路都教唱此詞」了；我們結合着元代禁戲曲的史料來看，這個企圖是很顯然的。

到了明代，對於小說戲曲所採取的政策，完全和元代是「魯衛之政」。在明太祖朝，明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寫道：

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

爲什麼要以這樣多的詞曲賜親王呢？清梁清遠雕丘雜錄卷十五晏如齋史解釋道：

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或亦以教導不及，欲以聲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統治階級正看中了勞動人民從生活實踐中積累着如何生活的豐富經驗，通過藝術形式來教育自己的戲曲小說，霸佔了去，教育它們的皇子王孫，反而禁止勞動人民不許看戲看小說，這是反動透頂的愚民政策的表現之一。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六載明時文華殿書目，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在明成祖朝，纂修專供「御覽」的永樂大典，就以很大的篇幅，著錄了評話、雜劇和戲文，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十六六襍寫道：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六 話 評話一（三）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七 話 評話二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八 話 評話三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九 話 評話四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 話 評話五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一 話 評話六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二 話 評話七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三 話 評話八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四 話 評話九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五 話 評話十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六 話 評話十一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七 話 評話十二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八 話 評話十三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九 話 評話十四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 話 評話十五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 話 評話十六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二 話 評話十七
-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三 話 評話十八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四 話 評話十九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 話 評話二十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六 話 評話二十一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七 話 評話二十二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八 話 評話二十三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九 話 評話二十四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六十 話 評話二十五

卷之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一 話 評話二十六

又卷五十四二質寫道：

卷之二萬七百三十七 劇 雜劇一 西廂記

卷之二萬七百三十八 劇 雜劇二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漢武帝望思臺 十八騎誤入長安 趙元

遇上皇 薛仁貴衣錦還鄉 霍光鬼諫 欒巴喫酒 蘇武還鄉 薄太后走馬救周勃

卷之二萬七百三十九 劇 雜劇三 鼓盆歌莊子嘆骷髏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拂塵子仁義禮智儀

李太白醉寫秦樓月 十詠水仙子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 劇 雜劇四 陶淵明歸去來兮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東山高臥 屈原投江

滕王閣 借布衫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一 劇 雜劇五 周亞夫細柳營 詩酒翫江樓 尉遲恭三奪槊 呂蒙正風雪齋

後鐘 孟良盜骨殖 張果老度瘡觀音 像生番語罌咎且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二 劇 雜劇六 芙蓉亭 月明和尚三度臨歧柳 小二哥大鬧查子店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三 劇 雜劇七 風雪會 關大王單刀會 虎頭牌 伊尹扶湯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四 劇 雜劇八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蕭何追韓信 虎牢關三戰呂布 關張雙

赴西蜀夢 哭魏徵 東窗事犯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五 劇 雜劇九 歌舞麗春堂 下高麗 敬德不伏老 趙禮讓肥 越王嘗膽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六 劇 雜劇十 田單火牛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李太白貶夜郎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七 劇 雜劇十一 史魚屍諫衛靈公 蘇武持節 呂太后斬韓信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八 劇 雜劇十二 張鼎勘頭巾 鄧伯道棄子 范張雞黍 呂蒙正風雪破齋記

趙宗讓肥

卷之二萬七百四十九 劇 雜劇十三 趙氏孤兒 張鼎智勘魔合羅 四哥哥神助提頭鬼 包待制

三勘蝴蝶夢 須賈諱范睢

卷之二萬七百五十 劇 雜劇十四 開壇闡教黃糧夢 鐵拐李岳 張子房棄職歸山 愚鼓惜氣

勸世道情 陳搏高臥

卷之二萬七百五十一 劇 雜劇十五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 李太白配金錢記 風雪漁樵記 陶朱

公范蠡歸湖

卷之二萬七百五十二 劇 雜劇十六 莽和尚復奪真珠旗 杜鵑啼 詐妮子調風月 王月英元夜

留鞋記 倩女離魂 黃桂娘秋夜竹窗雨 魯大夫秋胡戲妻

卷之二萬七百五十三 劇 雜劇十七 風月郎君雙教化 崔懷寶月夜聞箏 天壽太子邢臺記

卷之二萬七百五十四 劇 雜劇十八 鄭月蓮秋夜雲窗夢 孤雁漢宮秋 韓翠翠御水流紅葉

伯明錯勘賊 錯送鴛鴦被 王魁負桂英

卷之二萬七百五十五 劇 雜劇十九 蘇小卿雙漸販茶船 翰林風月 殺狗勸夫 賢達京娘盜菓

卷之二萬七百五十六 劇 雜劇二十 公孫汗衫記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風月兩無功 散家財天

賜老生兒 宦門子弟錯立身 周瑜謁魯肅

卷之二萬七百五十七 劇 雜劇二十一 看錢奴冤家債主 劉千和尚病打獨角牛 生死交託妻寄

子 張千替殺妻

又卷三十七三未寫道：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五 戲 戲文一 趙氏孤兒報冤記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 戲 戲文二 孟姜女送寒衣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七 戲 戲文三 王祥行孝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八 戲 戲文四 忠孝蔡伯喈琵琶記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九 戲 戲文五 樂昌公主破鏡重圓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 戲 戲文六 孟月梅寫恨錦香亭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一 戲 戲文七 楊德賢婦殺狗勸夫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二 戲 戲文八 金鼠銀貓李寶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三 戲 戲文九 劉文龍 王俊民休書記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四 戲 戲文十 曹伯明錯勘贓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五 戲 戲文十一 蘇小卿月夜泛茶船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 戲 戲文十二 三負心陳叔文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七 戲 戲文十三 鸞燕爭春 詐妮子調風月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八 戲 戲文十四 風流王煥賀憐憐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九 戲 戲文十五 秦太師東窗事犯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 戲 戲文十六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一 戲 戲文十七 陳巡檢妻遇白猿精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二 戲 戲文十八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 包待制判斷盆兒鬼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三 戲 戲文十九 崔鶯鶯西廂記
-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四 戲 戲文二十 呂蒙正風雪破窑記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 戲 戲文二十一 張資鴛鴦燈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六 戲 戲文二十二 薛雲卿鬼做媒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七 戲 戲文二十三 唐伯亨因禍致福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八 戲 戲文二十四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九 戲 戲文二十五 朱文鬼贈太平錢 王瑞蘭閨怨拜月亭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 戲 戲文二十六 鎮山朱夫人還牢旦 何推官錯認屍

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戲 戲文二十七 小孫屠 張協狀元 宦門子弟錯立身

在明憲宗朝，明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寫道：

史言憲廟好聽雜劇及散詞，搜羅海內詞本殆盡。

在明武宗朝，明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寫道：

武宗亦好之，有進者即蒙厚賞，如楊循吉徐霖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

明周暉金陵瑣事剩錄卷二進詞本寫道：

武宗南幸，好聽新劇及散詞，有進詞本者，即蒙厚賞，如徐霖與楊循吉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

焉：此章丘李中麓云。

又金陵瑣事剩錄卷一金統殘唐寫道：

武宗一日要金統殘唐小說看，求之不得。一內侍以五十金買之以進覽。

明錢希言桐齋卷三金統殘唐記寫道：

黃巢有兄弟六人，而巢最小，舊唐書又稱巢兄弟八人，或又呼黃巢爲巢大，紛紛不一。然唐小說中所載「黃腰人」之讖，應其事，奇矣。相傳巢兩眉交加直如畫，故嘗應進士，不登第，遂爲叛賊。金統殘唐記載其事甚詳，而中間極誇李存孝之勇，復其冤。爲此書者，全爲存孝而作也。後來詞話，悉備於此。武宗南幸，夜忽傳旨取金統殘唐記善本。中官重價購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今人耽嗜水滸、三國，而不傳金統殘唐，是未嘗見其書耳。又巢軍號爲雁兒。

在明神宗朝，明劉繡五石瓠卷六水滸傳寫道：

神宗好覽水滸傳。或曰，此天下「盜賊」萌起之徵也。

明蔣之翹天啟宮詞寫道：

歌徹咸安分外妍，白翎青鷄入冰絃；四齋供奉先朝事，華嶽新編可尙傳。

原注云：

神宗孝養兩宮，嘗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名，習戲承應。一日，兩宮陞座，演華嶽新編賜環記，中有權臣驕橫，寧宗不振，云：「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神宗矚目，御容不懌。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一禁中演戲寫道：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神宗）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爲率，不復隸鐘

鼓司，頗采聽外間風聞，以供科譚，如成化間阿丑之屬，以故恃上寵，頗干外事。近日聖意頗覺之，進饌設劇，頓減於舊，此輩亦少戢矣。又有所謂過錦之戲，聞之中官，必須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人說笑話，只要末語令人解頤，蓋即教坊所稱耍樂院本意也。今實錄中稱武宗好武，遇內操時，組練成羣，五色眩目，亦謂之過錦，似又是八虎及許泰江彬輩營伍中事，即王恭襄瓊，亦在其中，非劇也。

清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寫道：

明神宗時，選近侍二百餘名，在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又有玉娥兒歌，京師人類能歌之，名御製四景玉娥詞。嚴分宜聽玉娥兒詞詩云：『玉娥不是世間詞，龍艦春湖捧玉卮，聞巷教坊齊學得，一聲聲出鳳皇池。』注云：『上命閣臣應制作也。』他如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又如雜劇古事之類，引旗一對，鼓吹送上，所扮備極世間騙局俗態，拙婦駸男，及市井商賈，刁賴詞訟，雜耍諸項，蓋欲深宮九重之中，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也。水嬉之製，用木雕成海外諸國及先賢文武男女之像，約高二尺，彩畫如生，有臀無足而底平，以竹板承之；設方池，注水令滿，取魚蝦萍藻實其中；隔以紗幃，運機之人，皆在幃內，游移轉動；一人鳴金，代爲問答；其詞亦詞臣撰也。暑天長晝，作之以消炎夏。明烈帝每宴玉熙宮，作過錦水嬉之戲，一日，宴次報至，汴梁失守，親藩被害，遂大慟而罷，自是不復幸玉熙宮矣。孟梅村琵琶行

云：「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簽名喚樂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頭過錦玉玲瓏；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才人罷歌舞，插袖停擲素手箏，燒燈擊罷花奴鼓。」蓋指此也。

在明光宗朝，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二見開瓊事雜記寫道：

光廟喜射，又樂觀戲。於宮中教習曲者，近侍何明，鐘鼓司官鄭稽山等也。

在明熹宗朝，明陳棕天啟宮詞寫道：

駐蹕回龍六角亭，海棠花下有歌聲；葵黃雲子猩紅瓣，天子更裝踏雪行。

原注云：

回龍觀，舊多海棠，旁有六角亭。每歲花發時，上臨幸焉。嘗於亭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輩演雪夜訪趙普之戲。民間護帽，宮中稱雲子披肩，時有外夷所貢，不知製以何物，色淺黃，加之冠上，遙望與秋葵花無異，特爲上所鍾愛。扁瓣，絨織闊帶也，值雨雪，內臣用此束衣離地，以防汚泥。演戲當初夏，兩物咸非所宜，上欲肖雪夜戎裝，故冒暑服之。

據此，則皇帝老倌自己也演起戲來了。明蔣之翘天啟宮詞寫道：

角觝魚龍總是雲，昭忠曼衍岳家軍；風魔何獨嘲長脚，長舌東窗迴不聞。

原注云：

上好閱武戲，于懋勤殿設宴，多演岳忠武傳奇，至風魔罵秦檜，忠賢輒避之。

又寫道：